

歷史與空間

中國年：1949

「千門萬戶曠曠日，總把新桃換舊符。」2019年己亥春節，神州處處張燈結綵歡聲笑語。歡慶之時不忘歷史，不禁想起70年前——1949年的春節來。

1949年是中國兩個命運決戰之年。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重兵集團被解放軍一個個殲滅，解放全中國指日可待。在中原，1948年10月22日古城鄭州解放，1949年1月29日，15萬鄭州人迎來解放後第一個新春佳節。

當時連年的戰爭使鄭州經濟薄弱、市政簡陋、物質供應匱乏，全市生產總值僅9,040萬元、人均生產總值僅41元。唯一可驕傲的是始建於清朝的鄭州火車站。春節前一天，33歲的鄭州市第一任市長宋致和率機關人員走訪市民，向大家拜年賀春。市內各大機關、軍營、學校和工廠門外豎起用松枝、紙花和彩綢搭成的「綵牌樓」。鄭州豫豐紗廠的周老闆更是升起兩面巨幅紅旗，市民們敲鑼打鼓，向駐鄭部隊送去豬肉、白菜、粉條等年貨。當年鄭州最流行的春聯是「張燈結綵慶解放，守歲放炮拜大年」。大同路、德化街、正興街和一馬路、二馬路、東三馬路載歌載舞。當時最流行的吃食是花生、柿餅、大棗、核桃和從關封運來的上海糖果與天津產哈德門香煙。人們穿新衣、戴新帽，裁縫師傅忙得不可開交，小孩子的年禮只有爆米花和冰糖葫蘆，市民則玩起「補丁」、偷齋、背泰山等民俗，碧沙崗、老墳崗等地更成為人山人海的歡樂海洋……

1949年春節，正在河北西柏坡指揮解放戰爭、籌建新中國的毛澤東心情格外振奮。除夕夜，炊事班為毛澤東備了幾樣他愛吃的年夜飯：紅燒肉、辣子雞、米粉肉等，還弄來一瓶青島葡萄酒。主席破例沒有責怪他們，笑道：「好吧！今天是雙喜臨門，北平那個黃旗也拔掉了，該慶祝慶祝！」開飯時，毛饒有興趣說：「幾年前蔣公胃口還大着哩，吃掉我們的張家口、我們的延安，還吃掉我們大片根據地……如今我們打勝了遼瀋、淮海和平津，該是我們大口吃他們的時候嘍！」主席夾了一大塊紅燒肉，邊吃邊道：「不久我們就要進北平，還要坐下來痛痛快快吃一頓！打過長江去，全部、徹底、乾淨、一個不剩

地吃，蔣先生就做徹底舒服了！」毛愈說愈高興，要來一個飯盒，夾滿菜，把飯盒連同只喝了一杯的葡萄酒遞給衛士說：「你拿去與值班警衛一起享用，咱們共同慶祝北平解放！」

大年初二，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毛澤東熱情接待他們，雙方商談了國際國內一系列大事。中午設午宴，與蘇聯朋友一起歡度春節，酒菜很豐盛：包括自己養的豬、雞和從滹沱河裡打來的魚蝦，中菜有紅燒肉、紅燒魚、溜魚片和多款涼菜，西餐有豬排、沙拉和麵包黃油，還特意從石家莊買來汾酒和葡萄酒。宴會氣氛很熱烈，米高揚直誇中國菜好，說將來要派人來學中國菜。毛澤東笑稱：「一個中藥，一個中國菜，是中國對世界的兩大貢獻。」大年初三，解放軍正式進駐北平。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領導人歡聚一堂，舉杯歡慶，度過一個歡樂的春節……

這年臘月二十三，兵敗如山倒的蔣介石把南京的「總統府」交給代總統李宗仁，帶著兒子蔣經國回到奉化老家。除夕之夜，老蔣在老宅宴請他的警衛部隊，臉上卻難掩傷感。大年初二，他到溪口著名的武山廟求了一籤，籤上赫然寫著「大意失荊州，關公走麥城」十字，蔣心中不快，又求一籤，上面說「困居長阪坡，失陷落鳳城」，老蔣知道此乃三國裡英雄落幕橋段，不免心中淒然，難道此乃天意？求籤的陰影在老蔣心裡揮之不去，成了他的夢魘。就這樣，蔣氏父子在奉化度過他們在大陸的最後一個春節，其間還去寧波祭奠了蔣氏祖祠，幾天後徒喚奈何地離開了故鄉。蔣經國寫日記中云：「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錫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千萬一，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也是這一天，在安徽濉溪縣臨渙鎮的華東野戰軍春節晚會上，一名投誠的國民黨士兵表演了一個《蔣介石過年》小品，只見他一手捧飯碗、一手拄拐杖唱道：「前年國軍大進攻，我吃鮑魚海參過大年。去年國軍吃敗仗，我吃的是炒三樣，諸位要問哪三樣，青菜蘿蔔辣椒醬。今年眼看要垮台，想吃豆腐渣都要不來？」台下觀眾個個捧腹大笑，華



■歡度1949年春節的毛澤東。作者提供

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選在他的《記淮海前線見聞》詩中記述這段花絮。毛澤東則在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寫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的名句。

我還從一份回憶錄中讀到一位南通商人1949年2月2日的日記：「今天是正月初五，財神日，晨七點解放軍隊列開進南通，全市鞭炮齊鳴歡呼解放，余親眼目睹……本店今日生意極好，有幾位解放軍來買眼簿、彩紙和文具，均彬彬有禮按價付款，還留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傳單。傍晚老闆來家提親，欲將其女小翠嫁給我，報答我多年勤勉及勸其留南通之功，家父備酒相待，其樂融融……」一個文具店夥計的描述，讓我窺到70年前的春節一幕。

而《海南日報》「檔案解密」裡則有一份海南省檔案館收藏的海南區黨委1949年春節前發佈的「過節通知」，其云：「茲決定舊曆新年黨政軍民放假三天，除夕、初一各機關每人每餐加肉四兩、雞半斤。環境允許可舉行娛樂，以增熱鬧。」此通知讓我悟出當時雖然清苦，解放區軍民過年心情卻不錯。四面楚歌的國民黨軍如何過年呢？我在圖書館找到一份塵封的《民國日報》，裡面有一段「國民黨廣東省特別黨部」1949年「春節勞軍決議」云：「慰勞品定豬肉250斤、酒200斤，煙500盒，面巾1,000條，發放範圍為駐粵之團隊。」一個團千餘人，每人只分到二兩豬肉、一兩酒、十支香煙，區區這點慰問品，足見當時「國軍」之窘況……

1949年春節，毛澤東即將「進京趕考」，蔣介石急於逃亡孤島。春節在國人心中難捨難分、深入血脈的情結，卻人同此心，心同此念。即使在上世紀50年代兩岸冰火不容的對峙時期，春節雙方也會停止炮擊，讓大家過一個平安年。70年後的今天，我們更期盼金甌一統骨肉團圓，願海內外炎黃子孫歡聚一堂，共度美好吉祥的中國年！

詩詞偶拾

■馬志剛

北京，需要一場雪

自從車輪和都市撕破了臉皮
自從冬天辜負了草木的信任
雪就傷心到了極點

雖然沒有輪到搖號進京
沒要求雪，必須帶上身份證明
可雪，還是擔心地的愛
遇到碰瓷一樣的傷害

那些年，雪覆蓋了霓虹燈的京城
覆蓋了熱鬧的三里屯酒吧
青春和熱血像舊街的麻辣燙

那些養的鳥和禽獸
不情願地依附在陳詞濫調上
他們不敢去攙扶一個同類
怕假摔使自己傾家蕩產
雪，掏空了心思
地的每一次涅槃和循環 都是那麼直白地
打碎自己，再烘乾自己
請原諒一次，傷心離別的雪
雪多了，就有人想剷除
雪少了，就有人去許願

戰戰兢兢的雪，雲集在江南和塞外
模糊的視線裡
憑借感知 尋找氣流的走向

上善若冰的雪啊
在天外孤零零地飄着
凝聚的冰晶 彼此摩擦着取暖
有那麼一瞬間 雪，想飄然落下

豆棚閒話

■唐寶民

怎樣給老師送新衣？

夏丏尊是現代著名文學家，抗戰期間，他曾在南屏女中兼課，因家境貧寒，一年到頭只能穿一件破舊的粗布長衫。

有一天，幾個學生來找他借這件長衫，說是要演戲用，夏丏尊便把長衫脫下來借給了這幾個學生。但幾天後，學生們來還衣服時，用包裹包了兩件長衫，一件是原來那件舊的長衫；另一件則是一件嶄新的長衫。學生們對夏丏尊解釋說：我們敬佩先生，無由表達，見先生長衫已經破舊了，我們全班同學打算為先生添置一件新衣，但縫製需要尺寸，我們又恐怕明說了為先生所拒絕，所以便假說為了演戲需要借您的長衫用。

借得長衫後，我們買了布，依照先生舊衣的尺寸製成新衣一件，這件新衣是我們全班學生所縫製，每人都縫了幾針，細行密線，交織着我們全體學生對先生的敬愛仰慕，聊表心意，請先生一定要笑納，

並原諒我們事先對您的隱瞞！夏丏尊聽完事情的原委後，感動不已。

試想一下：如果這些學生當初直接找到夏丏尊，對他說：「老師，您穿的衣服太舊了，我們打算給您做一件新的，請您把這件舊衣服脫下來供我們量尺寸用吧！」那麼，夏丏尊一定不會同意學生們這樣做的，因為作為老師，他是有自尊心的，而讓學生可憐自己、為自己做一件新衣服，有些傷他的自尊，他顯然不會接受。但學生們換了一種方式，以需要演戲為名借走了他的衣服，新衣服做好之後再一起還回來，並把情況作了說明，木已成舟、生米已煮成了熟飯，夏丏尊也就只好接受了學生們的好意。

這些學生在幫助老師的同時，還能設身處地地考慮老師的感受，讓老師能夠不失尊嚴地接受他們的幫助，這樣為人處事的方法是很值得稱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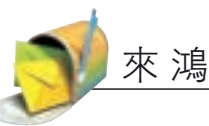
生活點滴



收盡了稻穀、播種了小麥和油菜，開始冬閒了。然則冬閒不閒，那就是開始了大規模興修水利的勞動。年年如此，而且多半是全縣「大兵團作戰」。那年的「戰場」在聞名遐邇的陽澄湖畔，是疏浚一條溝通此湖的河道。我等知青聞之亢奮，踴躍報名「參戰」，明知勞動強度極大也不怕，緣為同學們可以「戰地」相聚，更緣為可以不用燒飯，可以天天開小董——上河工每天每人國家補貼二毛錢，可以在枯燥乏味的白菜裡兌幾滴豬油和幾根肉絲，頓見活色生香啊。

是日，全縣各公社各大隊的上河工駕船浩浩蕩蕩匯集到工地，檣帆林立、人聲鼎沸，各自按劃分的河段就近安營紮寨、打灶起火。有些軍事化模樣，皆不佔民居而自搭窩棚，竹架草栓的窩棚和草墊的地鋪挺挺暖意融融哩。知青和老鄉混雜一起倒也不覺生分。

是時原本淤塞的河道已經水乾见底，河床確淤淺了，必須要疏浚。每個公社和大隊都劃分了河段，我們大隊劃分只不過二十米左右，想想便不當一回事，真投入進去，方知厲害——偌多的土方量哦，全得靠一鍬一鍬挖，一擔一擔往高處挑，愈到後面愈是艱辛，估計得挑到三層樓那麼高的高處。也好，有吃苦的準備，隊長事先給我們發了堅實的扁擔和墊肩，說是知青肩膀嫩，怕經不得重擔壓磨，量力而為。



來鴻

永定下鎮鎮東聯村仰華樓絕不是一般的土樓。我對它肅然起敬，不只是發現它是永定土樓中最美麗的方形土樓，還因為一個人。

恢弘典雅的仰華樓，矗立於東聯村的田野溪畔。澄澈的秋空之下，被黃澄澄的稻穀映襯着，瀰漫出一種寧靜到骨子裡的溫暖……愧疚、羞慚，我以前沒有發現它。等遇見它時，宛如突然遇見驚世美人，靈魂出竅，張口結舌……它的外大門邊上，立着一棵疏朗的桂花樹。厚重的門樓一靠近，就散溢出香香門門的神情氣度：門楣上題着「北望文峰」四個大字，聯曰「北辰光耀海堪望，文氣雄豪湧若峰」。長長的石坪進去，是仰華樓的正大門，兩邊還有寬闊的小門，整體建築是四堂屋結構，中軸貫通，軒昂壯闊，給人開朗舒適之感。

青磚黑瓦，高低錯落，石門墁地，雕樑畫棟，皆規整有序，大氣寥廓。中庭花園，或小花吐蕊，或綠樹葳蕤，賞心怡情，中有一棵檸檬樹，結出碩大的檸檬果，甚是有趣。庭院拱門有幅「愛居愛處」的楹聯：居身切勿忘三省，處世何妨效九思」。後廳堂又題有一副篆字聯：俯仰無慚勤事奮，華年共樂奏填廬」。都瀰漫着濃郁的儒家氣息。它如一個無形的精神氣場，悄悄地浸染着縈繞着樓內居民，這就是如空氣一樣存在的土樓文化。

這座建於民國32年的方樓，居然有一塊碑記，赫然鐫刻着「家訓十則」，這是永定土

冬天上河工

■吳翼民

我們自嘲，即使整出個「董卓曹操」有何懼哉？那時正述「三國」，董曹皆奸雄，諧吳語「肩癰」音，扁擔壓磨甚至會磨出鵝頭般的肩癰，是極痛苦的呀。

知青果然大有初生牛犢之勇哩，一上工地就敢於與老鄉比試，比試誰的擔子裝土坷垃多，裝的是大塊河床積聚之潮淤泥，從簸箕底疊到扁擔，怕有近二百斤分量，憋足丹田勁，挑起，晃晃然，一步二步三步……竟然不輸鄉下後生。鄉下後生一旁玄玄竊笑着，愈如此，知青愈不買賬，但很快就敗下陣來，是因為沒有耐久力。敗下陣來的豈止勞動？還有吃飯也取得落花流水——工地按排編制起火，二十幾個人合一灶。菜是平均分的，飯就不限制啦，先到先吃，吃光為止。於是大伙在工地就聚焦到一個點——排長的哨子。

工地上紅旗招展，高音喇叭響遏雲天，近飯點時喇叭聲寂，空氣凝固了起來，都在竚聽驟然而作的哨聲。待哨聲驟響，河工們便開始了吃飯的賽跑。此時每個人都餓到肚皮貼牢背心，哨聲可謂性命交關啊。

「罷——」哨聲終於打破凝固的空氣，工地立時一片零亂，眾人扔下工具、撒腿狂奔，突向伙房而去。我們知青也不甘落後，也竭力狂奔，但總是跑不過老鄉，待趕到伙房，老鄉們一個個已端了飯碗倚着牆角在大

家訓仰華樓

■胡賽標

樓中唯一發現有刻家訓於牆的美麗土樓，讓我驚嘆欣羨！家訓曰：「立身安分守己，刻苦耐勞；父母必須孝敬，方盡子職；長幼切要尊愛，以敦倫理；治家務宜儉樸，切戒奢華；教子要有義方，使明禮智；讀書貴乎勤奮，必求上進；處世須要和平，睦族親鄰；待人最要忠誠，勿失信義；青年尋求職業，生活安定；作事堅定宗旨，大業可成。」從為人處世到擇業做事，彷彿聆聽一位飽經滄桑的智者諄諄絮語。這則家訓猶如一盞心燈，使仰華樓一下光亮起來。它讓我對樓的建造者羅迪光先生家族越發崇敬起來。

他是怎樣一個人呢？遷居住樓內的羅占魁先生說：「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溪對岸有他為村民興建的龜山園……」我們去探尋他的神奇之處。跨過一座石橋，小溪潺潺淌過，幾位村民戴着斗笠在流汗割稻。一棵茂密的大榕樹旁，正聳立着龜山園牌樓。拾級而上，蜿蜒而行，路旁盡是丹桂飄香。園頂矗立着一座飛檐翹角的美善亭，周邊植立許多鬱鬱蔥蔥的翠柏……一塊奇特的牌記《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善！——詩篇133》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正疑惑不解，下行的《羅迪光先生生平事略》讓我感動不已：羅迪光（1904—2000），下洋鎮東聯村人。著名港商，慈善家。他生於五代百人同灶同堂的書香家族，青年時在香港創辦「廣福昌」，未成富商巨賈，

話說怡景道旁有梯級，當中有兩路皆可上山，而梯級早已破爛不堪，不時需另尋通道，馳馬徑前行一段之後，右轉小徑下山，右邊乃有山徑出路；到達金文泰道之後，前行即為配水庫，從配水庫左旁小徑下山，大坑道左行一小段，右轉過馬路，前行到小山崗尋找廢墟，回頭看掃桿埔平房區，相對於馬山村及芽菜坑村，昔日馬山村就在怡景道對上山坡，芽菜坑村則在虎豹別墅旁大坑對上山坡，此等寮屋在上世紀末均已清拆。

虎豹坑即大坑一條澗流，澗道建有數個頗具特色古壩；就在超市與私人樓宇背後的山坡，即為早已荒廢的芽菜坑村；樓宇所在地從前乃村落一部分，其實可謂見證銅鑼灣區的發展；從馬路邊山坡的樓梯往上走十多步，就已進入一片樹林，殘餘的牆壁、塑膠用具以及舊式電視機等等，隨處可見，走在此等廢物之間，就有如回到上世紀。

當年整片山頭俱為木屋，每隔一段路就居住10多戶人，從上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內地大量居民湧至本港，芽菜坑村由此形成；老一輩就在四十年代中日戰爭時來港，住在天台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遷至租金更便宜的木屋區，大多一家租住一張碌架床。

每逢十月，路口一間豆腐工廠，俱會插滿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民黨旗，村民亦有部分插有兩支旗，政治氣氛並無傳說那麼熱烈，左右兩派之間並無衝突，皆因山上什麼人都有：潮洲、四邑、新會，俱為遭已發展的銅鑼灣吸引前來工作的平民；港島有些寮屋亦為工廠、菜地、禽畜養殖場等，共佔35%，芽菜坑村有許多人養豬，寮屋既提供勞動力，亦有生產力；當時港府視寮屋為違法建築，不建公共設施，只提供街喉；因以前有人在此地洗芽菜，所以就叫芽菜坑村，但水坑其實為大坑；及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港府始正視問題，建設配水庫；從山頂往下走，就經過配水庫遺蹟，其時芽菜坑村旁尚有馬山村，旁為虎豹別墅，當年有人拍攝別墅，竟將背後馬山村上擔水的村民亦攝入畫面，正好見證此一時期的貧富懸殊。

就在大約一九六五年，港府打算發展芽菜坑村近山腳位置，與今天有所不同，當年先建徙置區，然後拆村，其時有些村民非常開心，但亦有人不欲搬遷，皆因月入才100多元，若搬去徙置區要10多元租金，另有水電費；不過，後來村民就範，遷至柴灣徙置區；搬遷那天村民搬木櫃及電視等等，大批人走下山，身後的荒野轉眼就變為馬路與私人樓宇。

至於山腰以上的芽菜坑村，則一直等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隨木屋區進一步清拆而廢棄，那曾滿足無數居民基本需求、滿足市區勞動力的荒山，至此，與村民的求生史，一起隱藏在山林中；村民縱然難捨家園，但那只是回憶；事實上，除卻回憶，山腰寮屋倒影響了不少港人一生。

口大口扒飯了。還好，尚有飯，我們就各自盛了又滿又實的一碗飯大口扒吞，豈料我們剛剛開始吃，眾老鄉已吃罷第一碗添第二碗了。只見他們風捲殘雲般把鏟子裡的飯捲了個光，每人吞了滿滿的一碗，倚向牆角，開始細嚼慢咽、美美地享用。幾次實踐下來，我們悟出了些名堂，原來老鄉們是串通好的，待哨聲一響，着腳力快者如箭樣射向伙房，替同夥把飯打好，注意，第一碗盛得淺淺的，以便三口兩口完事，第二碗方始方得又滿又實，慢慢消遣。知了這訣竅，我們便也效仿，也着腳力好者率先衝刺，但終究衝不過老鄉，於是只能一直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後來老鄉們覺得不好意思，放了一馬，讓我們知青先衝向灶屋。幾回下來，知青們也覺得過意不去，遂彼此謙讓起來，這情景讓我難以忘懷。

入夜，草窩棚中極是熱鬧，老鄉們侃起了鄉間趣事，侃這侃那的，侃着侃着，都歸結到男女之事上去了，有的後生家還繪聲繪色形容他們在工地附近村子裡的「艷遇」，但立即被戳穿是即興的胡編亂造。但不管怎麼說，老鄉們的瑰奇故事緩解了白天的勞累呢。

未幾，窩棚裡便有香甜的鼾聲溢出，此起彼伏，煞是熱烈，逼退窩棚外呼嘯的西北風繞道而去。

卻愛國愛鄉，善行纍纍；籌資創辦天德中學，擴建東洋小學，建禮堂「和睦堂」，闢龜山園，設獎教獎學金，興老年活動中心，建三座石拱橋，造林築坡，鋪路修祠，賑濟災民；特別是他設置老人茶室，幾十年給村中14位孤寡老人按月發放生活補貼……

這是怎樣一個家庭培養出來的人啊！五代百人同堂共灶！他不是富商巨賈，但慈善之心比金子還珍貴！後來，我才知道：「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是出自《聖經》的詩句，或許迪光先生的家人又是信奉基督教的吧。走下龜山園仄仄的路徑，半山腰踞着一個簡樸的讀書亭。山麓下，佇立着一座如傘翼然的感恩亭，這是東聯村企業家羅林先生家族為感恩家鄉而興建的。在我的家鄉，一座座亭子，如一顆顆愛心，撒滿了山村角角落落，成為僑鄉文化的一串串符號。透過它，能識懂許多玄秘的靈魂。

仰華樓對面有座不起眼的追遠橋。這是一些村民集資興建的跨溪小橋。簡短的碑記中，有幾句話「積些許功德，為子孫造福，留一點名聲，讓後人讚賞，做自己的事，為自己立碑」。多麼時尚而美妙的「為自己立碑」！我一下識懂了仰華樓，識懂了東聯村，識懂了僑鄉文化，識懂了人之為人的意義。

我沉吟良久：人生何其短暫，不必等待他人立碑，為自己的人生立碑吧！